



文化工作社

未名譯叢

1

★

蘇聯五作家

斐定等著

韋叢燕譯

一九五三年三月印行



蘇聯五作家

文化工作社 未名譯叢

蘇聯五作家

原著者 斐 定 等

翻譯者 章 叢 燕

出版者 文化工作社
上海北京東路七三弄五〇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有 版 權

一九五三年三月修訂本初版

編號 [知 172]
類別 文學藝術

印數 0001—4000

前記

蘇聯文學和電影在我國今日正被廣泛地介紹着，但是關於蘇聯作家的生平和著作的述評方面的書籍似乎還出版得不够普遍。因此我便選擇了幾篇，編成這個小集子。

本書所論的蘇聯五作家的重要作品差不多都已經有中文譯本了，所以我們特別想知道他們的生平以及蘇聯文壇對於他們的著作的評價。

阿萊塞·托爾斯泰 (Alexei Tolstoy) 一文，發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份的蘇聯文學月刊上，是米亞斯尼珂夫 (A. Myasnikov) 寫的；伊里亞·愛倫堡 (Ilya Ehrenburg) 一文，發表在一九五一年六月份該刊上，是蘇聯名作家斐定 (K. Fedin) 寫的；符拉狄米爾·瑪雅珂夫斯基 (Vladimir Mayakovsky) 一文，發表在一九五〇年四月份該刊上，是紀念他逝世二十週年的，由帕卓夫 (V. Pertsov) 寫的，原名蘇維

埃世紀的最佳詩人 (Best Poet in Soviet Epoch)；德米垂·富曼諾夫 (Dimitri Furmanov) 一文，發表在一九五一年九月份該刊上，是奧塞羅夫 (V. Ozerov) 寫的，原名蘇維埃文學建設者之一 (One of the Founders of Soviet Literature)；最後一篇彼阿得·巴甫連珂 (Pyotr Pavlenko) 也同時發表在九月份該刊上，是斯米諾娃 (V. Smirnova) 寫出紀念巴甫連珂的，原名一位向生活歡呼的作家 (A Writer Who Hailed Life)。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叢蕪記於上海。

目次

前記.....	卷首
米亞斯尼珂夫.....	
阿萊塞·托爾斯泰.....	三
斐定.....	
伊里亞·愛倫堡.....	三七
帕卓夫.....	
符拉狄米爾·瑪雅珂夫斯基.....	五
奧塞羅夫.....	
德米垂·富曼諾夫.....	九

斯米諾娃

彼阿得·巴甫連珂

再版附記

九

101

阿萊塞·托爾斯泰

A·米亞斯尼珂夫

阿萊塞·托爾斯泰(Alexei Tolstoy) 的作品頂顯著的特點之一就是牠對於在不斷的進步中的祖國的愛。

在他背後是他祖國的偉大人民的偉大歷史，他看着俄羅斯的城市，便彷彿看見了遠祖在森林中開闢一塊空地，蓋起第一所小木房子，或者，瞰着拖拉機犁過的農場，便想見了早期的耕地人頭一次用鋤挖地。『我國的人民，』阿萊塞·托爾斯泰寫道，『乃是在本土上從遠古走向所希望的前途去的人民，它相信前途，並為自身和後代建設前途。它是一條無窮無盡的人流，死死生生，保持着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的精神和物質文化，和不屈不撓的信心——相信他們享有不可剝奪的權利，應該在這個世界上佔一個地位。』

阿萊塞·托爾斯泰的作家生涯是多災多難的。他在一八八三年出世。他父親是一個地主，他在薩瑪那省的遼遠草原中，在他母親的第二個丈夫的小村莊裏，度過他的童年。在他周圍的人盡是地主和富商，但是他自己的家人卻十分崇拜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民主的俄國文學。他的母親便是一位作家。這位少年讀了許多書。

托爾斯泰先在中學讀書，以後在聖彼得堡工學院讀書。『像別的人一樣，』他在自傳中寫道，『我參加了學生運動和罷課。……』

在一九〇七年，阿萊塞·托爾斯泰二十四歲時，出版了他的頭一本書，一本詩集，他命名爲抒情詩集 (Lyrics)。『這是一本拙劣的書，又幼稚，又摹仿別人，』作者自己以後形容道。書中充滿了一些自負的舞文弄墨，迎合着當時十分時髦的頽廢派所傾向的精神。不久作者自己出錢把書都買回來，付之一炬。

托爾斯泰十分迅速地克服了頽廢派的影響。

在創造的探求中，作者轉向民間故事了。他的第二本，也是最後的一本詩集青溪彼岸 (Beyond Blue Streams) 出版在一九〇九年。關於這本書，他在一九四四年說道，『我直到今天都沒有丟棄它。青溪彼岸乃是我第一次學習俄羅斯民間故事，

『俄羅斯民衆藝術的成績。』

托爾斯泰的頭一篇短篇小說古塔 (Old Tower) 在一九〇八年出版，這開始了他的作爲一位散文作家的事業。第二年所寫的兩篇小說競爭者 (The Contestant) 和碧玉牌 (The Jasper Tablet)，他以後自認爲是他在小說方面認真工作的開端。

這位青年作家的初期作品便引起了注意，遠在一九一〇年，馬克西姆·高爾基便引盧那卡爾斯基注意他是『一個無可置疑地偉大的作家，他極忠實地描寫近代地主階級在思想上和經濟上的解體。』事實上，托爾斯泰最佳的大革命前的著作——取名爲在老菩提樹下 (Under Old Lindens) 的短篇小說集和兩部長篇小說怪人 (The Eccentrics) 和跛王子 (Lame Lord)——都是專寫這個主題的。阿萊塞·托爾斯泰也把他對於俄國地主生活的觀察，在他從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年所寫的一部較短的長篇小說拉思特景冒險記 (The Adventures of Rastegin) 中加以總結。同樣的人物出現在左一篇右一篇的小說裏，情節都安排在同樣的境遇中。這些個別的小說實際上是一部內容廣泛的描寫大革命前夕貴族生活的長篇小說內的各章。

托爾斯泰保持着俄國的批判的現實主義的精神，暴露貴族的空虛，懶惰，和無

情。托爾斯泰描寫的這個階級的所有發言人都大談正義，人道，和誠實，並且認為是思想高尚的人，然而他們卻作出頂醜惡的行爲。托爾斯泰大革命前的頂著名的作品之一波王子的主人公阿萊塞·克拉斯諾波斯基王子就是這樣的，他具體表現了日漸衰敗的貴族的一切特徵。他相信他的生性是微妙的，敏感的，但是托爾斯泰卻表現他是一個騙子。

在他的大革命前的著作中，托爾斯泰的注意力大部集中在愛情問題上。在他看來，愛情是表現人的最佳特性的一種使人向上的情緒。托爾斯泰的愛情觀念與頹廢派藝術家的色情主義毫無關係，正相反，他所寫的愛情乃是人的最高考驗。頹廢派藝術家的神祕主義和他們的憂鬱的悲觀主義也一樣是不合於他的。他覺得他的環境悶人，但是他對於社會問題的解決辦法卻沒有談到，他的現實主義等於只是批評社會，而沒有指出走出現狀的道路來。他的譴責貴族與其說是政治性的，毋寧說是倫理性的。

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給了托爾斯泰一個深刻的印象，無限地放寬了他的眼界。到一九一七年，他便不再是描寫伏爾加地主紳士們和克拉斯諾波斯基王子之流的那

個人了。他到過許多前線去作通訊員，於是這位熱心調查生活實況的青年作家的眼界便變得更寬廣無比了。他以後在他的自傳中敘述他在大革命之前的帝國主義戰爭期間所經歷的危機，他在那個時期把貴族墮落的主題寫完了。『我現在面對着破產了，』他寫道。『我的關於當代主題的長短篇小說都是失敗的作品，非典型的。現在我明白爲什麼如此了。我繼續在象徵派藝術家們的圈子裏過生活，他們的反動藝術不能夠反映狂飆突進的大革命前夕的時代。象徵派藝術家們縮到抽象，神祕主義裏面去，安坐在象牙之塔裏，他們希望在塔裏把不可避免的事情坐等到完結。我愛生活，我以整個生命反對抽象和理想派的見解。我看出來，我不能夠那樣繼續生活下去了。我更加努力地工作，但是成績卻是可憐的：我並沒有看見國家和人民的生活。只是在大戰爆發後，我到前線作戰地通訊員的時候，我才看見了實際的生活，並且參加了這種生活，拋棄了象徵派藝術家的扣緊的黑色大禮服。我看見俄羅斯人民了。』

托爾斯泰的再往前進的路程是艱難的，而且充滿了矛盾。他東歪西倒，犯着痛

心的錯誤，痛苦地摸索着走出他的創作危機去。作爲一個貴族作家，要了解人民和人民的希望，他是要費一些時光的，而且就因爲這樣，他在十月革命後有好幾年僑居國外。然而革命所推翻的那個世界並不會引起這位作家的同情。托爾斯泰感覺得（即使起初只是以他的藝術家的本能感覺得），那班用他們的獸性的個人主義反對革命的人是無意義的。按照他自己的供狀，他在國外的生活是他所曾經歷過的頂艱苦的時期。『在那裏我變得明白了，作一個流氓是怎麼一回事了，一個脫離了祖國的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沒有任何人要的人。人覺得生活空虛無聊。』

處在這種心境中，接着幾部較不重要的作品之後，托爾斯泰開始寫他的著名的三部曲苦難的歷程（The Road to Calvary）的頭一冊長篇小說兩姊妹（Sisters）。不過，在這段期間，必須要提一提他在一九二〇年所寫的尼古達的童年（Nikita's Childhood），這本書，在作爲關於兒童心理的一種現實主義的精闢入裏的寫作，在俄國文學史上博得了一個顯著的地位。作者曾費了二十二年工夫寫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在一九一九年開始，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完成，這正是納粹軍隊侵入蘇聯的那一天。

就全體講，這個三部曲是一部描寫蘇聯人民的英雄詩。它從一個家庭戲劇，發展成一幅歷史性的大畫面，包括着社會上各個階層。假使人民和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的傳統問題是這部長篇小說的頭一冊裏的關鍵問題之一，那麼在以後兩冊中人民所表現的作用卻越來越大了。托爾斯泰活鮮鮮地描畫出十月革命如何使個人淨化了，加強了個人和全體人民的聯繫，並賦與了個人真正的幸福。

兩姊妹的題辭——『俄羅斯的大地啊！……』是托爾斯泰從俄羅斯民族史詩伊哥軍隊之歌（The Lay of Igor's Host）中採取來的。在這句話裏含有警告，勸戒，惋惜，和對於祖國的熱愛的調子。

這部小說從革命前的聖彼得堡開頭寫起。不過，托爾斯泰並不知道或了解聖彼得堡的一切情形，因此他把很多的注意力都專放在從資產階級和貴族產生的知識分子的生活的描寫上面，因為他自己也是從這種環境出來的。他對於這種知識分子宣佈了一種無情的判決。『有時我瞰着大海，想道，』這部小說的人物之一斯摩珂夫尼珂夫律師說道，『有一個俄羅斯，耕種土地、牧放牲口、掘煤、織布、打鐵、並且蓋房子，有一班人役使這個俄羅斯作這一切事情，然而我們卻是一種旁觀者，國

家的知識貴族，我們同這個俄羅斯任何關係都沒有。她養活着我們。我們是蝴蝶。這是一個悲劇。比方說，假使我要嘗試種菜或作別的什麼有用的事情，就不會有結果的。我是注定要一生到死都飛來飛去好像蝴蝶一般。『托爾斯泰顯示同人民脫離的這種『本國的知識貴族』的十分空虛。

他以詩人白索諾夫 (Bessonov) 爲代表，嚴厲批評頹廢派藝術家們，他們的生活只包括『醇酒，婦人，和精神上的痛苦，』而且他們只尋求可以刺激疲憊的神經的東西。

在那時候，托爾斯泰很曉得，繼續照革命前的俄羅斯所過的生活那樣過下去是不可能的，革命的清洗一切的暴風雨勢必要來把斯摩珂夫尼珂夫之流和白索諾夫之流從世界上掃蕩出去，但是雖然如此，他卻並不知道生活應該如何安排。

這一點是很有趣的：托爾斯泰雖然在他的革命前的作品裏，大抵局限於描寫一些消極的人物，但是在他的兩姊妹裏，他卻寫出一些積極的主人公來。

其中之一便是青年女子達霞，她的許多特性——真誠，靈魂純潔，情緒深沉——使人回想起古典文學所創造的最優美的女性人物的傳統的性格。托爾斯泰探索

着她的發展過程。她到聖彼得堡，對於人們抱着天真的看法。在她看來，只有兩種人，好的和壞的。生活在頹廢派的勢力的腐蝕人的空氣裏，她設法保持她的精神上的純潔，並鍾情於一個有價值的男人。不錯，在這部小說的第一冊裏，達霞仍然是距離人民很遠的，比方說，她絕不能夠同涅克拉索夫在他的俄羅斯女人（*Russian Women*）中所描寫那類女人相比，那是一篇歌詠十二月黨人們的妻子們（*Decembrists*）的長詩。

另一個積極的人物就是達霞所愛的工程師特萊景。真誠、樸實、快活，他博得工廠裏工人的敬重，工人認為他是他們自己的人。特萊景看不起像斯摩珂夫尼珂夫和白索諾夫那樣的人，但是社會的政治組織對他並無關係。

在帝國主義戰爭期間，特萊景到前線去了，在那裏（像托爾斯泰本人一樣）他變得更清楚地了解俄國人民了。特萊景被德國人俘虜去，他在囚禁的恥辱下勇敢地忍受着。最後，同敵人英勇地大鬪一場，他逃走了。他同他的祖國人民所同受的困苦艱難使他的眼界放寬了，他對於那班接着二月革命，開始起草一部仿照英國人的憲法的自由主義的教授們，充滿了憤怒。『他們並不認識俄國，這班教授們，』他